

「元旦遊行」慘敗 市民對激進路線說「不」

高天問

反對派最大的錯誤，以為反政府就會有票，越激進越多票，他們向長毛、李卓人睇齊，綑綁在一起，向着激進目標前進。結果違反了選民的根本利益，也踐踏了香港的核心價值，他們孤家寡人，盲目走向懸崖，昔日的群眾卻不願意為他們陪葬。所以，「元旦遊行」的隊伍零星落案，充分反映了激進反對派的孤立。

反對派發起的「元旦遊行」人數空前地少，僅得一萬一千人參加。「公投」情況同樣慘淡，僅得不足六萬二千人參與，其中包括了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反對派說會檢查身份證才允許投票云云，徹底穿崩。「民陣」照例報大數三倍，說有三萬多人參加遊行，成為了笑柄。自己友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亦估算遊行人數介乎1.3萬至1.6萬之間，踢爆反對派再次「報大數」。

《蘋果日報》事前大力催谷，發表社論宣稱「元旦遊行」是「反對政改諮詢的重大戰役」。反對派出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制訂了許多所謂民意議題，希望堆砌一個好看的數字，結果，人數冷冷落落。這一次「元旦遊行」慘敗，原因是什麼？

「元旦遊行」慘敗四大原因

一、跟錯了美國的茉莉花革命路線。「元旦遊行」主題就是要預演「佔領中環」，對抗政改諮詢。大量材料說明，美國不斷輸出革命，在突尼斯、利比亞、埃及導演了茉莉花革命，弄得生靈塗炭，大量人命傷亡，經濟民生情況比革命之前更加糟糕。美國人把茉莉花革命製造矛盾、挑撥離間、聚集群眾、衝擊政府的各種手法，寫成了教科書，然後訓練搞事分子。最近，一大批反對派年輕骨幹，接受了華人主書院的「非暴力對抗」培訓，被報紙踢爆了，引起了香港社會的警惕。美國前駐港總領事楊廷棟2011年5月20日在香港美國商會的演講中，煽動香港市民爭取「香港

的自治權」。繼任的夏千福又強調聲稱香港要「按照國際標準」，要實現所謂「真普選」，他的用語和反對派完全相同。美國在世界各處輸出革命，搞暴力鬥爭，最後要當地老百姓「埋單」，血的代價使香港市民更加認清「佔領中環」是一條黑路。所以，反對派跟隨美國越緊，越失去人心。

二、非法街頭鬥爭不獲得市民認同。反對派力主違法「佔中」，「元旦遊行」之前，極力宣傳晚上中環遮打道會有「佔中」預演，激進派更加會分成了許多小組，阻礙交通，實行「城市游擊戰」。這種非法鬥爭的宣傳，和廣大港人「遵守法治」的核心價值背道而馳，許多家長害怕子女結交了「學民思潮」的損友，被人利用作為炮灰，結果觸犯法律坐監，誤了大好前途。家長們紛紛勸諭子女勿參加遊行。教協和學聯雖然極力催谷遊行，結果反應者寥寥可數。

三、反對派內部不同山頭，互相傾軋，令昔日的追隨者心灰意冷。工黨李卓人最出位，極力主張暴力鬥爭，要引入「台獨」的暴力鬥爭手段，力圖搶奪領導「佔中」的權力，爭大佬之席位，挖走了其

他政黨的選民。「本土派」更加另起爐灶，拒絕和「民陣」一起組織遊行，實行了各行各路。社民連長毛說電腦「公投」唔值得投，事關辭職引發「變相公投」才會有用。「學民思潮」說有關「公投」的題目「揀唔落手」。反對派心懷鬼胎，同床異夢，互相挖牆角。往日參加他們遊行的人，看見他們不斷內鬥，無非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和選票，所以不參加遊行。

四、反對派和人心背道而馳。市民認同特區政府的政改諮詢工作，認為普選應該早日實現。大家應該求同存異，推動普選早日實現。但反對派一再放出空氣，一定要「佔領中環」，寧願原地踏步，也要扼殺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其理由是「普及選舉欺騙性很大，增加了行政長官的認受性」。更有反對派政客說「現在的任務不是遊行，因為遊行根本就沒有用，不能爭取普選，現在需要的是革命，需要『佔領中環』」。既然反對派對於普選一點誠意也沒有，昔日跟隨他們的群眾也都心死了，覺得反對派帶港人遊花園，混吉折騰民主夢，索性就不再跟隨他們了。

副學位是獨立有價值的資歷

教育局副秘書長 李美嫦

局中人語

教育可以提升人口的質素和競爭力，並有助促進社會流動。政府很重視專上教育的進一步發展，讓青少年裝備自己，貢獻社會。

副學位涵蓋高級文憑和副學士課程。在2013/14學年開辦的405個全日制副學位課程中，有259個(64%)為高級文憑課程，佔總副學位學生人數約六成。這些高級文憑課程有至少六成的內容屬專業訓練，為同學提供堅實的基礎。

副學位畢業生升學就業

副學位是獨立而有價值的資歷，並且提供升學或就業的進階途徑。根據院校就2012年畢業生進行的調查，全日副學位課程畢業生人數共有24,872名，調查回應率達84%，當中分別有53%和42%的畢業生繼續升學和投入工作。

事實上，在資歷架構下充滿多元化的進修機會。若單計算學士學位課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高年級收生學額由2012/13學年起逐步倍增至每年4,000個，自資銜接課程學額亦由2010/11學年約3,000個，倍增至2012/13學年約6,500個。換言之，每年合共有10,500優秀畢業生可在本地升讀全日副學位課程。副學位資歷亦提供階梯，讓畢業生繼續進修，考取一些專業資歷。此外，副學位資歷獲得不少境外大學認可，為畢業生開拓境外升學的機可。

就業方面，政府亦帶頭提升副學位資歷的認受性。副學位畢業生可申請約80個公務員職系的工作。在私營機構的聘用方面，政府亦積極聯同院校加強宣傳，向僱主及商界推廣副學位資歷。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於2011年公布的《中後非學位教育之經濟回報》研究結果顯示(http://www.cpr.cuhk.edu.hk/te/press_detail.php?id=1104)，副學位畢業生的就業狀況普遍優勝於沒有接受這類教育的大學預科畢業生，而副學位學歷畢業生的平均工資，即使不計算新酬較高的教育及醫療行業，仍相對於大學預科畢業生高15%至40%。

此外，根據2010年畢業生的工作表現僱主意見調查，93%的受訪僱主認為副學位畢業生的表現達中等或以上的水平，而64%的僱主更表示「頗滿意」或「非常滿意」副學位畢業生的表現。

質量並重

近日有報道指副學位學額由十年前的二千多個劇增至現時超過三萬個，我們必須指出有關數字並不準確。2003/04學年的副學位課程(包括公帑資助及自資課程)的新生學額約為19,600，而2013/14學年的有關數字約為39,300。展望未來，我們預期適齡人口將持續下降，副學位課程將進入鞏固期，必須在質和量兩方面加以鞏固。

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已於2012年4月成立，就自資專上界的宏觀及策略性發展提供意見。在量方面，我們鼓勵院校充分考慮長遠社會的人力需求，包括分析學額供求的情況。在質方面，質素保證機構會繼續監察專上教育界別的質素，而所有課程(包括專上課程)均須經過評審，方可在資歷名冊上登記。此外，政府在「自資專上教育基金」下設有「質素提升支援計劃」，有助提升界別的教與學質素。

「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Concourse)

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剛推出「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Concourse)(www.cspc.edu.hk)，以助提高界別的透明度及加強向公眾問責。透過此資訊平台，公眾人士可參閱有關界別的資訊，及各自資專上院校的簡介。Concourse亦提供了2013/14學年各院校的收生成績和有關管治組織的概況，並載有教育局為協助學生揀選和報讀課程而上載的各院校2014/15學年預計收生學額、課程報名及收生安排等資料。

我們深信，透過質量並重、提高透明度，以及加強問責，專上教育界定能持續健康發展。

從2013文化新聞看香港文化發展的問題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志強時評

剛過去的2013年，本地藝文界延續「傳承」和「交流」主題，台上台下圈裡圈外交往璀璨繼續。但從去年香港一些引人注目的文化新聞，可以發現香港文化發展存在的一些問題，例如，政府對待不同的藝術群聚的雙重標準，反映香港文化政策長久以來政出多門的問題；「皇帝新衣」與藝術商業化羊群心理，反映出香港社會的文化藝術審美水準有待提高；而香港社會的泛政治化，以不同方式滲透在文化藝術中，並非好事；香港文化藝術人才青黃不接的現象，也值得正視。

延續「傳承」和「交流」主題

在「傳承」方面，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四月舉辦「學藝互益——香港大學饒宗頤圖書館館藏展」，展出國學大師饒宗頤所贈藏書、書畫及古玩。展出的水墨作品主題多變，內容包含敦煌壁畫中的人物、傳統山水畫及花卉作品，例如《雙魚圖》、《朱荷》等，都顯示出他的學術及鑒賞成就。內地文化人余秋雨曾稱，香港有饒宗頤就不是文化沙漠。饒宗頤的確值得香港人「傳承」和「發揚光大」。

去年是李小龍逝世40周年，「武·藝·人生——李小龍」展覽去年七月起在香港文化博物館開幕，展期至2018年。這位揚名世界的一代功夫巨星，以短暫32載生命成為一個偶像，成為聯繫東、西方的文化紐帶。一代功夫巨星的精神，也值得香港人「傳承」和「發揚光大」。

在「交流」方面，有40多年歷史的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去年落戶香港，來自全球近250間畫廊、超過3000多位現當代藝術家作品參與展出，吸引超過六萬名觀眾入場。此外，在去年，芝加哥交響樂團與鋼琴家兼指揮家亞殊堅納西首度與「港樂」合作演出，德累斯頓愛樂樂團與茱莉亞·費莎在文化中心合作兩場音樂會，小提琴家鄭京和與鋼琴家傅聰等世界知名音樂家亦來港舉辦獨奏會，而台灣與香港文化藝術交流亦見頻繁。

雙重標準值得反思

特區政府去年完成了歷時三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計劃」，編制出一份共477個項目的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建議清單；同時大力打造已經擁有評級的文物建築成為藝術空間，建立「文化品牌」，吸引國際創意新貴進駐。但是，政府一方面致力打造受其監督的藝術空間，另一方面卻容不下現有的民間藝術村。在「起動九龍東」的政策下，九龍東的工廈被重建為商廈和酒店，令本來扎根於此區的藝術家因租金上升而被迫遷。然而，當公眾在去年4月發現「西九文化區」將大幅超支200億港元，較原來估算超出一倍

時，引起公眾反思為吸引創意新貴和高消費遊客的文化工程，是否香港文化發展的真正需要？此外，民政事務局每年向九大藝團提供資助，在2012至2013年度，政府為九大藝團預留的撥款為3億400萬元。但政府還應全方位推動藝術創作，應向「九大」之外的其他同樣重要的藝術團體提供直接資助。政府對待不同的藝術群聚和團體的雙重標準，再一次反映香港文化政策長久以來政出多門的問題。

「皇帝新衣」與藝術商業化羊群心理

特首梁振英在任內的首份《施政報告》強調，培訓藝術行政人才、發展創意文化產業、採購本土視藝作品及作公眾藝術展覽等。但去年6月西九文化區管理層花了1.77億元認購了47件藏品中，只有2件是本地藝術家的裝置藝術作品。清單於去年3月公佈，公眾及本地藝術家嘩然。許多本地藝術家認為：「1.77億元直情搵笨！」

當美國視覺藝術家Paul McCarthy以作品《複雜物堆》將他扭紋狀的排泄物帶給西九文化區時，官方網站表示，「期望能透過展出大型充氣雕塑……提出對公共藝術本質的疑問，以及公眾參與的可能性。」這不止激起了關於「究竟甚麼是藝術」的討論，也讓人們擔憂香港文化產業是否會墜入「皇帝新衣」陷阱的問題。同期大型商場「海港城」引進荷蘭設計家荷夫曼(Florentijn Hofman)的16米充氣巨鴨，浮游在維多利亞港，吸引八百萬人次「追鴨」。「公眾參與的可能性」到底是黃鴨巡迴大版、悉尼和歐洲的盛事全球化，還是藝術商業化的羊群心理？

泛政治化滲透在文化藝術中

藝術發展局2月首次頒發「ADC藝評獎」，來自內地的年輕作者賈選凝選一篇對《低俗喜劇》的影評獲得金獎，事件引發對本土文化解釋權及評審機制「私相授受」懷疑，並演變成一場藝術界的泛政治化爭論，幾可與奶粉和北區學位風波相提並論。

香港芭蕾舞團10月公演由王新鵬編舞的《紅樓夢——夢紅樓》，演出末段原設以文革作為時化背

景，服裝設計亦以紅衛兵造型為藍本。25日首演後藍芭召開記招，表示「因技術問題」刪除一段關於文革的影片，引來「藝術審查」之慮。雖然知情人士透露中央並無干預，而且11月1日被刪的情節在第6場演出重見天日。



楊志強

香港電視被政府拒絕發出免費電視牌照後兩個多月，12月20日王維基成功從國企中移動購得其子公司，這證明不少輿論將10月中港府拒絕向港視發牌解讀為中央施壓的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當日行會公佈決定後，有傳媒分析王維基遭「踢出局」是來自北京及特首梁振英的「政治謀殺」，指北京恐怕多一個台多一把聲音，會影響社會和政治穩定，因此背後「落柯打」封殺港視。值得慶幸的是牌照風雲峰迴路轉，最後連永遠有市場的「中法施壓」因素也露出破綻：中央不反對王維基經營電視台，不反對香港多一個台多一把聲音，不發牌決定與中央無關。泛政治化滲透在文化藝術中，並非好事，因為文化藝術泛政治化會干擾其正常發展，以及干擾審美價值和創作自由的空間。

文化藝術人才青黃不接

西九戲曲中心動工興建，標誌着香港並不缺乏藝文硬體，但隨着也斯、紅線女、吳昊辭世，如何培養一流的藝文人才也提上了香港文化發展的日程。也斯1949年來港，20歲開始專欄創作，曾三度獲得「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2012年獲香港書展特選為「年度作家」，表揚他過去近半個世紀以來在文壇的卓越成就和貢獻，是香港重要文化人之一；紅線女從藝70多年來，演過近百齣粵劇，拍過90多部電影。她所創造的「紅腔」爐火純青，許多「紅腔」名曲，如《荔枝頰》、《蝶雙飛》、《昭君出塞》被視為經典；吳昊曾編寫多部經典劇集，包括《家變》、《上海灘》、《網中人》等，並擅長撰寫香港歷史掌故，自上世紀80年代起已經著書介紹香港歷史，多年來於不同報章、電視台、電台擔任專欄作家和主持。

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若干年」，隨着也斯、紅線女、吳昊辭世，人們開始正視香港文化藝術人才青黃不接的局面。

反對派「留前鬥後」應對政改

關查嘉

香港新一輪政改諮詢已於2013年12月4日正式展開。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反對派的表現一反常態。政府未展開諮詢前，拚命「喊打喊殺」，拚命指責政府為何遲遲不開展諮詢；到了諮詢真正開始，反倒「鴉雀無聲」，出奇平靜，既未有發動支持者發表意見，也絕少看到相關的研討會。

據一名反對派資深人士表示，實際上這是反對派商量好的一種應對策略，即：「留前鬥後」，首階段諮詢不予理會，將精力留到最後的具體方案。不僅如此，包括美英政治勢力提供的「顧問意見」認為，現階段無須與中央作激烈抗爭，應在準備充足之後才作行動，以便「一擊致命」，當前所有頭面人物都必須「放軟姿態」，避免過早消耗。

余若薇不參選之說是煙霧

除了反對派整體的反常舉動，另一個焦點人物的反應，同樣奇怪。公民黨黨魁余若薇一直被視作有參選2017年特首的野心，但在政改諮詢展開之後，公民黨黨內要員不斷向外界放出風聲，聲稱余若薇無意參選，「香港人不可能會選她」云云。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近期接受報章訪問時，在批評政府政改諮詢之餘，還故意向記者透露兩點訊息：一是自己無意問鼎特首之位；二是引用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說法，稱政改要成事，中央就要放下心魔，即使該黨主席余若薇參選2017年特首，「務實的香港人怎投得落

手？」他還聲稱，中央到時應推出一個左中右都能接受的人選，「中央全力開動所有宣傳機器，都砌唔低『泛民』候選人？」不只是梁家傑，較早時媒體已多次「被放風」，指余若薇個人身體欠佳、無意參選云云。為什麼公民黨有此舉動，難道余若薇真要「退隱」？

如果公民黨以為單憑幾次放風就可以騙到公眾，未免太過天真。余若薇欲問鼎特首大位之野心並非由近期開始，而是經過十多年的「刻意栽培」。當年她由一名寂寂無聞的普通大律師，一步步由大律師公會主席、立法會議員，做到組建公民黨並擔任主席，成為反對派的「新民主女神」，如此過程，除了她個人的野心與努力之外，離開背後對她用心栽培的政治勢力。辛苦多年，在即將收成之時突然說不選，這可能嗎？

假若余若薇真的不選，她大可親自向公眾作明確表態，但公眾看到了嗎？過去幾年來，余若薇從未作出明確的不參選表態，每當被問及同樣問題時，總是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模糊作答。自己不表態，卻要通過黨友去放風，實際是太過刻意的欲蓋彌彰。公民黨圖以這種方式去迷惑公眾與中央政府，大概想要達到兩個目的：第一，讓中央放鬆警惕，讓一個有爭議的政改方案通過；第二，讓反對派內部的潛在對手，諸如劉慧卿等人放鬆警惕，不再對余參選作應對準備，最後再突然殺個回馬槍。

余若薇明白，如果自己要順利成為特首候選人，前提是要讓反對派主張的政改方案通過。而要讓中央接受反對派方案，其中一個必要條件是要讓中央相信，反對派

中沒有具威脅的人會參選。因此，她以為只要傳媒不斷報道她不會參選的消息，就算不能完全達到目的，最少能讓中央警惕性降低。

香港政壇博奕實際是中西方政治較量

當然，不能排除的是，余若薇背後的政治勢力，仍未作出最終決定。這個決定就是，到底是與中國政府保持良性互動，還是繼續重返亞洲的過華策略。如果是前者，那麼一個集合香港各方意見、符合基本法精神的政改方案通過的重要障礙，將不會出現；如果是後者，那麼或許要恭喜余若薇，因為她將成為直接對抗中央政府的馬前卒。

在反對派幕後老閥看來，唯一能令中央讓步的只有「佔中」。但政改諮詢將長達一年時間，如果過早就發動「公投」或者「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待到真正「決戰」來臨之時，恐怕無法發揮足夠的殺傷力。公民黨黨主席關信基接受報章訪問時，不經意透露了反對派的想法，他說：「『佔中』已是草案出來的時候，他(政府)故意拖長(諮詢)，否則為何諮詢5個月這麼大方？『佔中』只是感情抒發，要捱這麼長時間，真是消耗戰……」

「佔中」目前也以低調姿態進行。有消息透露，兩名美國學者Fishkin及Ackerman，即《商討日》一書作者，將於2014年4月來港，出席最少兩場活動，「佔中」行動希望借助他們獲得必要的政治影響力。

(本文轉載自《紫荊》雜誌1月號，內容有刪節)